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天地

濕溫生物，濕熱長物，燥熱成物，淒涼殺物，嚴寒養物。 濕溫，沖和之氣也；濕熱，蒸發之氣也；燥熱，燔灼之氣也；淒涼，殺氣，陰壯而陽微也，嚴寒，斂氣，陰外激而陽內培也。

五氣惟嚴寒最仁。

渾厚，天之道也。是故處萬物而忘言，然不能無日月星辰以昭示之，是寓精明於渾厚之中。

精存則生神，精散則生形。太乙者，天地之神也；萬物者，天地之形也。太乙不盡而天地存，萬物不已而天地毀。人亦然。

天地只一個光明，故不言而人信。

天地不可知也，而吾知天地之所生，觀其所生，而天地之性情形體懼見之矣。是故觀子而知父母，觀器而知模範。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。

天地之氣化，生於不齊，而死於齊。故萬物參差，萬事雜揉，勢固然耳，天地亦主張不得。

觀七□二候者，謂物知時，非也，乃時變物耳。

天地盈虛消息是一個套子，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印板。

天積氣所成，自吾身以上皆天也。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千里，囿於積氣中，無纖隔微礙，徹地光明者，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。故曰太清。不然，雖薄霧輕煙，一里外有不見之物矣。

地道，好生之至也，凡物之有根種者，必與之生。盡物之分量，盡己之力量，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、故曰坤稱母。

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，春夏秋皆天地之情。故其生萬物也，動氣多而靜氣少。

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，有宜溫者，有宜微溫者，有宜太溫者，有宜溫而風者，有宜溫而濕者，有宜溫而燥者，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。何氣所生，則宜何氣，得之則長養，失之則傷病。

氣有一毫之爽，萬物陰受一毫之病。其宜涼、宜寒、宜暑，無不皆然。飛潛動植，蟻蠓之物，無不皆然。故天地位則萬物育，王道平則萬民遂。

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，都是天出氣、地出質熔鑄將出來，都要消磨無跡還他。故物不怕是金石，也要歸於無。蓋從無中生來，定要都歸無去。譬之一盆水，打攪起來大小浮漚以千萬計，原是假借成的，少安靜時，還化為一盆水。

先天立命處，是萬物自具的，天地只是個生息培養。只如草木原無個生理，天地好生亦無如之何。

天地間萬物，都是陰陽兩個共成的。其獨得於陰者，見陽必避，蝸牛壁藓之類是也；其獨得於陽者，見陰必枯，夏枯草之類是也。

陰陽合時只管合，合極則離；窩時只管離，離極則合。不極則不離不合，極則必離必合。

定則水，燥則火，吾心自有水火；靜則寒，動則熱，吾身自有冰炭。然則天地之冰炭誰為之？亦動靜為之。一陰生而宇宙入靜，至□月閉塞而成寒；一陽生而宇宙入動，至五月薰蒸而成暑。或曰，「五月陰生矣，而六月大暑，□一月陽生矣，而□二月大寒；何也？」曰：「陽不極則不能生陰，陰不極則不能生陽，勢窮則反也。微陰激陽，則陽不受激而愈熾；微陽激陰，則陰不受激而愈溢，氣逼則甚也。至七月、正月，則陰陽相戰，客不勝主，衰不勝旺，過去者不勝方來。故七月大火西流，而金漸生水；正月析木用事，而水漸生火。蓋陰陽之氣續接非直接，直接則絕，父母死而子始生，有是理乎？漸至非驟至，驟至則激，五穀種而能即熟，有是理乎？二氣萬古長存，萬物四時成遂，皆續與漸為之也。惟續，故不已；惟漸，故無跡。

既有個陰氣，必有聚結，故為月；既有個陽氣，必有精華，故為日。晦是月之體，本是純陰無光之物，其光也映日得之，客也，非主也。

天地原無晝夜，日出而成晝，日入而成夜。星常在天，日出而不顯其光，日入乃顯耳。古人云星從日生。細看來，星不借日之光以為光。嘉靖壬寅日食，既滿天有星，當是時，日且無光，安能生星之光乎？

水靜柔而動剛，金動柔而靜剛，木生柔而死剛，火生剛而死柔。土有剛有柔，不剛不柔，故金、木、水、火皆從鍾焉，得中故也，天地之全氣也。

噓氣自內而之外也，吸氣自外而之內也。天地之初噓為春，噓盡為夏，故萬物隨噓而生長；天地之初吸為秋，吸盡為冬，故萬物隨吸而收藏。噓者，上升陽氣也，陽主發；吸者，下降陰氣也，陰主成。噓氣溫，故為春夏；吸氣寒，故為秋冬。一噓一吸，自開闢以來至混沌之後，只這一絲氣有毫髮斷處，萬物滅，天地毀。萬物，天地之於也，一氣生死無不肖之。

風惟知其吹拂而已，雨惟知其淋漓而已，雪惟知其嚴凝而已，水惟知其流行而已，火惟知其燔灼而已。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，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。卒然而感則強者勝，若兩軍交戰，相下而後已。是故久陰則權在雨，而日月難為明；久旱則權在風，而雲雨難為澤，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。誰為之？

曰：明陽為之。陰陽誰為之？曰：自然為之。

陰陽征應，自漢儒穿鑿附會，以為某災樣應某政事，最迂。

大抵和氣致祥，戾氣致妖，與作善降祥，作惡降殃，道理原是如此。故聖人只說人事，只盡道理，應不應，在我不在我都不管。若求一一征應，如鼓答桴，堯舜其猶病矣。大段氣數有一定的，有偶然的，天地不能違，天地亦順之而已。旱而雩，水而禱，彗孛而禳，火而祓，日月食而救，君子畏天威，謹天戒當如是爾。若云隨禱輒應，則日月盈虧豈繫於救不救之間哉？

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，勢極必反。陰陽乖戾而分，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，無其極，陽極必生陰，故久而雨；陰陽和合而留，故淫陰升而不捨陽則雨，無其極，陰極必生陽，故久而晴。

草木一衰不至遽茂，一茂不至遽衰；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，合不至遽乖。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，星隕地震，山崩雨血，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。吉凶先見，。自非常理，故臣子以修德望君，不必以災異恐之。若因災而懼，困可修德。一有祥瑞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？乃若至德回天，災祥立應，桑穀枯，彗星退，冤獄釋而驟雨，忠心白而反風，亦間有之。但曰必然事，吾不能確確然信也。

氣化無一息之停，不屬進，就屬退。動植之物其氣機亦無一息之停，不屬生，就屬死，再無不進不退而止之理。

形生於氣。氣化沒有底，天地定然沒有；天地沒有底，萬物定然沒有。

生氣醇濃渾濁，殺氣清爽澄澈；生氣牽戀優柔，殺氣果決脆斷；生氣寬平溫厚，殺氣峻隘涼薄。故春氣絪縕，萬物以生；夏氣薰蒸，萬物以長；秋氣嚴肅，萬物以入；冬氣閉藏，萬物以亡。

一呼一吸，不得分毫有餘，不得分毫不足；不得連呼，不得連吸；不得一呼無吸，不得一吸無呼，此盈虛之自然也。

水質也，以萬物為用；火氣也，以萬物為體。及其化也，同歸於無跡。水性徐，火性疾，故水之入物也，因火而疾。水有定氣，火無定氣，放火附剛則剛，附柔則柔，水則入柔不入剛也。

陽不能藏，陰不能顯。才有藏處，便是陽中之陰；才有顯處，便是陰中之陽。

水能實虛，火能虛實。

乾坤是毀的，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？乾坤是不毀的，故混沌還成開闢。主宰者何？元氣是已。元氣互萬億歲年終不磨

滅，是形化氣化之祖也。

天地全不張主，任陰陽；陰陽全不擺佈，任自然。世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。其奪自然者，惟至誠。

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，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。止不至而止者，非本氣不足，則客氣相奪也。

靜生動長，動消靜息。總則生，生則長，長則消，消則息。

萬物生於陰陽，死於陰陽。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，任其自然而已。雨非欲潤物，旱非欲燥物，風非欲撓物，雷非欲震物，陰陽任其氣之自然，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。《易》稱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」，另是一種道理，不然，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。若有心成化，則寒暑災祥得其正，乃見天心矣。

天極從容，故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嘯吸；極次第，故溫暑涼寒不躡越而雜至；極精明，故晝有容光之照而夜有月星；極平常，寒暑旦夜、生長收藏，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；極含蓄，並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；極沉默，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；極精細，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；極周匝，疏而不漏；極凝定，風雲雷雨變態於胸中，悲歡叫號怨德於地下，而不惡其擾；極通變，普物因材不可執為定局；極自然，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，而已不與；極堅耐，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，消磨曲折之患；極勤敏，無一息之停；極聰明，亙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者，極老成，有虧欠而不隱藏；極知足，滿必損，盛必定；極仁慈，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；極正直，始終計量，未嘗養人之奸、容人之惡；極公平，抑高舉下，貧富貴賤一視同仁；極簡易，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；極雅淡，青蒼自若，更無炫飾；極靈爽，精誠所至，有感必通；極謙虛，四時之氣常下交；極正大，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；極誠實，無一毫偽妄心，虛假事；極有信，萬物皆任之而不疑。故人當法天。人，天所生也。如之者存，反之者亡，本其氣而失之也。

春夏後，看萬物繁華，造化有多少淫巧，多少發揮，多少張大，元氣安得不斲喪？機緘安得不窮盡？此所以虛損之極，成否塞，成渾沌也。

形者，氣之橐囊也。氣者，形之線索也。無形，則氣無所憑藉以生；無氣，則形無所鼓舞以為生。形須臾不可無氣，氣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。

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。

濁氣醇，清氣漓；濁氣厚，清氣薄；濁氣同，清氣分；濁氣溫，清氣寒；濁氣柔，清氣剛；濁氣陰，清氣陽；濁氣豐，清氣嗇；濁氣甘，清氣苦；濁氣喜，清氣惡；濁氣榮，清氣枯；濁氣融，清氣孤；濁氣生，清氣殺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二陰二陽之謂駁。陰多陽少、陽多陰少之謂偏。有陰無陽、有陽無陰之謂孤。一陰一陽，乾坤兩卦，不二不雜，純粹以精，此天地中和之氣，天地至善也。是道也，上帝降衷，君子衷之。是故繼之即善，成之為性，更無偏駁，不假修為，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。故曰，君子之道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此之謂偏。百勝日用而不知，此之謂駁。至於孤氣所生，大乘常理。孤陰之善，慈悲如母，惡則險毒如虺；孤陽之善，嫉惡如仇，惡則凶橫如虎。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，與性相近，稍稍不同。

天地萬物只是一個漸，故能成，故能久。所以成物悠者，漸之象也；久者，漸之積也。天地萬物不能頓也，而況於人乎？故悟能頓，成不能頓。

盛德莫如地，萬物於地，惡道無以加矣。聽其所為而莫之憾也，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。故君子卑法地，樂莫大焉。

日正午，月正圓，一呼吸間耳。呼吸之前，未午未圓；呼吸之後，午過圓過。善觀中者，此亦足觀矣。

中和之氣，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，故無所不宜；偏盛之氣，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，故有宜有不宜。

祿位名壽、康寧順適、子孫賢達，此天福人之大權也，然嘗輕以與人。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，惟名。福善禍淫之言，至名而始信。大聖得大名，其次得名，視德無分毫爽者。惡亦然。祿、位、壽、康在一身，名在天下；祿、位、壽、康在一時，名在萬世。其惡者備有百福，惡名愈著；善者備嘗艱苦，善譽日彰。桀、紂、幽、厲之名，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。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。天之以百福予人者，恃有此耳。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罵，其禍福固亦不小也。

以理言之，則當然者謂之天，命有德討有罪，奉三尺無私是已；以命言之，則自然者謂之天，莫之為而為，莫之致而至，定於有生之初是已；以數言之，則偶然者謂之天，會逢其適，偶值其際是已。

造物之氣有□：有中氣，有純氣，有雜氣，有戾氣，有似氣，有大氣，有細氣，有間氣，有變氣，有常氣，皆不外於五行。中氣，五行均調，精粹之氣也，人鍾之而為堯舜禹文周孔，物得之而為麟鳳之類是也。純氣，五行各具純一之氣也，人得之而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物得之而為龍虎之類是也。雜氣，五行交亂之氣也。戾氣，五行粗惡之氣也。似氣，五行假借之氣也。大氣，磅礴渾淪之氣也。細氣，纖蒙浮渺之氣也。間氣，積久充溢會合之氣也。變氣，偶爾遭逢之氣也。常氣，流行一定之氣也。萬物各有所受以為生，萬物各有所屬以為類，萬物不自由也。惟有學問之功，變九氣以歸中氣。

火性發揚，水性流動，木性條暢，金性堅剛，土性重厚，其生物也亦然。

太和在我，則天地在我，何動不滅？何往不得？

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為也，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。故動者靜之死鄉，靜者動之生門。無靜不生，無動不死。靜者常施，動者不還。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，耗大造之生氣者亦動也。聖人主靜以涵元理，道家主靜以留元氣。

萬物發生，皆是流於既溢之餘，萬物收斂，皆是勞於既極之後。天地一歲一呼吸，而萬物隨之。

天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母。故水、火、金、木有盡，而土不盡。何者？水、火、金、木，氣盡於天，質盡於地，而土無可盡。故真氣無歸，真形無藏。萬古不可磨滅，滅了更無開闢之時。所謂混沌者，真氣與真形不分也。形氣混而生天地，形氣分而生萬物。

天欲大小人之惡，必使其惡常得志。彼小人者，惟恐其惡之不遂也，故貪天禍以至於亡。

自然謂之天，當然謂之天，不得不然謂之天；陽亢必旱，久旱必陰，久陰必雨，久雨必晴，此之謂自然。君尊臣卑，父坐子立，夫唱婦隨，兄友弟恭，此之謂當然。小役大，弱役強，貧役富，賤役貴，此之謂不得不然。

心就是天，欺心便是欺天，事心便是事天，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。

天者，未定之命；命者，已定之天。天者，大家之命，命者，各物之天。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，由不得天，天亦再不照管。

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，更無別個。形者，氣所附以為凝結；氣者，形所托以為運動。無氣則形不存，無形則氣不住。

天地既生人物，則人物各具一天地。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，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。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，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，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。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，天何尤乎而怨之？

吾人渾是一天，故日用起居食總念念時時事事便當以天自處。

朱子云：「天者，理也。」余曰：「理者，天也。」

有在天之天，有在人天之天。有在天之先天，太極是已；有在天之後天，陰陽五行是已。有在人天之先天，元氣、無理是已；有在人之後天，血氣、心知是已。

問：「天地開闢之初，其狀何似？」曰：「未易形容。」因指齋前盆沼，令滿貯帶沙水一盆，投以瓦礫數小塊，雜穀豆升許，令人攪水渾濁，曰：「此是混沌未分之狀。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闢。」至日而濁者清矣，輕清上浮。曰：「此是天開於子。沉底渾泥，此是地辟於丑。中間瓦礫出露，此是山陵，是時穀豆芽生，月餘而水中小蟲浮沉奔逐，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。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。地從上下，故山上銳而下廣，象糧穀堆也。氣化日繁華，日廣侈，日消耗，萬物毀而生機微。天地雖不毀，至亥而又成

混沌之世矣。」

雪非薰蒸之化也。天氣上升，地氣下降，是乾涸世界矣。然陰陽之氣不交則絕，故有留滯之餘陰，始生之嫩陽，往來交結，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，遂為雪為霰。白者，少明之色也，水之母也。盛則為雪，微則為霜，冬月片瓦半磚之下著濕地，皆有霜，陰氣所呵也，土乾則否。

兩間氣化，總是一副大蒸籠。

天地之於萬物，因之而已，分毫不與焉。

世界雖大，容得千萬人忍讓，容不得一兩個縱橫。

天地之於萬物原是一貫。

輕清之氣為霜露，濃濁之氣為雲雨。春雨少者，薰蒸之氣未濃也。春多雨則沁夏之氣，而夏雨必少，夏多雨者，薰蒸之氣有餘也。夏少雨則積氣之餘，而秋雨必多，此謂氣之常耳。至於霽潦之年，必有亢陽之年，則數年總計也。蜀中之漏天，四時多雨；雲中之高地，四時多旱；吳下之水鄉，黃梅之雨為多，則四方互計也。總之，一個陰陽，一般分數，先有餘則後不足，此有餘則彼不足，均則各足，是謂太和，太和之歲，九有皆豐。

冬者，萬物之夜，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。春生、夏長、秋成，而不培養之以冬，則萬物之滅久矣。是知大冬嚴寒，所以仁萬物也。愈嚴凝則愈收斂，愈收斂則愈精神，愈精神則生發之氣愈條暢。譬之人須要安歇，今夜能熟睡，則明日必精神。故曰：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。